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集部·宋別集類

樂全先生文集·寶晉山林集

拾遺·竹坡類稿·宋寶章閣

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書目文獻出版社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89

集部·宋別集類

樂全先生文集·寶晉山林集
拾遺·竹坡類稿·宋寶章閣
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

編者 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輯組
出版 書目文獻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號)

印刷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印刷廠
定價 玖拾叁圓

ISBN 7-5013-0710-5/Z·53

目錄

樂全先生文集四十卷(存十八卷)	一
寶晉山林集拾遺八卷	一六一
竹坡類稿五卷附錄一卷	二六九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四十五卷	三三一

中庸上篇

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聖人所以參天人之理極性命之際舉人中之要正教化之端者也至于孟荀揚三子善惡之論則其於中庸之教異矣或問其說對曰子之言性一人之性也中庸之為道天下之性也人人下之人雖風俗異宜賢愚殊品至于口之於味也心之嗜焉耳之於聲也必同樂焉目之於色也必同好焉至于心之獨不同乎是故天下之心所同貴者五常之道也子知雨露霽露之所從來乎是亦江河海澤之氣也嗟吸而上為霖雨為時雪為霖之潤為露之濡百穀

以成萬物以生天下之人曾不歸功於江河海澤而本於天者以水旱所本也人稟五行而生舍好惡之明聖人固其性之所同貴者於是推仁以廣愛制義以從宜禮以正名智以應變信以著誠天下以治彝倫以叙而民曾不知此本為己之性也而歸德於上者以治亂有繫也且夫五方之民夷貊之類嗜慾相交言語不通其性之不率教也蓋天地之氣所肖偏者何則文王作德而戎為仁諱之邦箕子行化東夷為禮義之國幽厲滿虐成康之俗以壞桀紂暴酷禹湯之民可誅未若商高宗而戎政典子居九夷而夷不陋被髮而祭伊川為陸渾南地既朝既越為漢郡以是為言民性何常哉惟化之從也子盍況諸異物乎馬牛駝騾獸之悍者鴈鴒鴈鴒禽之鷙者馴而服之耕而後之

惟人意之從也況人之靈豈若木石之不遷者耶誠如是則周秦戰國之亂亡秦之暴且數百年而下不復有漢文景自漢之末魏晉之弊五胡擾攘且數百年而下不復有唐太宗是故大化之行也則天下之性如一大亂之作也亦以一人之性變天下愚故曰中庸者天下之化也聖人所以極性命之理而正教化之端者也謹論

中庸論中篇

問者曰子為中庸之道必為天下而後可施耶曰非此之謂夫中庸之道卷之充一身舒之彌天下蓋間格大可以略小拘小或遺諸大愚特廣其要而言爾姑以一人之性觀之不愈精乎且堯舜之為善桀紂之為不善豈天下之人家至而日見之與上之所行固下之所効之者乎余嘗觀者不知養甘居巖壑者必為齊言紺緹隨染薰蕕氣由所遷之者也堯舜率天下以仁而人從之夫上所指顧下必趨走矣又况躬率之者與故一人之性誠仁則天下之性斯仁矣湯武之民桀紂之民也在夏商而惡在商周而善知民性之易正矣故民性之從化譬之杞柳屈之可為栲栳筵之湍水激之可使上下如樹苗焉以溉耨之功可以移地之肥確如化材焉以攻揉之力可以變木之曲直是以聖人知天下之人性可使同也故執乎一以制天下之動通乎誠以合萬化之原胞合乎諸異周視而同仁端默乎戶牖之間淑神乎太紫之庭我無為而民自撲我無欲而民自化夫是而天下之俗安以和各復其正性命之理得矣故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盡其性則能

虛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矣是故聖人之道大可以參乎天地微可以通乎鬼神變而動順而靜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天下之民猶範圍之內也故其榜人倫移風俗使民德歸厚物性合和其本自乎一人之化而已是故極性命之說通天人之際者中庸之教而已矣謹論

中庸論下篇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大賢者人道之大成知者天下之達道以賢知之特時中庸之德也其幾矣子曰過之何謂也曰此乃所謂過與不及者非上智與下愚之謂蓋言中人之行可與之上下者也彼中人者

不得道之至正是故剛者自伐柔者自怠故曰小人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彼自伐者賢己之賢而知己之知故過之又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彼自怠者謂己不能而莫之勉也故不及焉是茲二者高者可抑而下者可舉爾非不移之性也子曰舜其大知也與執其兩端而用中于民其斯以為舜乎設以知者為過之是舜不得為舜矣子曰回之為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設以賢者為過之是顏氏之子尚安得曰其殆庶幾也子曰人皆曰子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子知擇乎中庸而不能芥月守也前所謂知者過之謂此類也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書曰侮慢自賢前所

謂賢者過之謂此類也是故聖人之道莫過乎中莫節乎和以之理一身則心莊而體舒以之施有政則民安而事順舉而錯諸天下國家萬民用又其所以推而廣之之源發諸一人之誠而故曰誠者自成也又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是以始於自成終於成物堯舜以德自成天下之民歸厚矣禹以躬勤自成天下之民允治矣湯以去暴自成天下之民懷來矣文武以仁義自成天下之民興讓矣漢祖以寬大自成天下之民推心矣文景以恭儉自成天下之民安靜矣推而遠乎百世之下未有上正而下不厚者也未有上僻而下不邪者也是故君子誠之為貴中庸之德至矣哉謹論

三代建國論

天子建天下之大號所以表萬國諸侯立一國之名所以長百姓故王者受命改正朔易服器與民更始茲為大制說者以為纘緒而上象德以立君號高辛而下因地以為國名至于三代則天下之稱章章矣惟五帝之道大公天下而無私生之號不浮于實死之謚不溢其美百姓日用無得而稱焉三王之國世繼如家不為之名子孫何述或曰夏商周者因故封邑者耶既受命而為之名也曰禹之興也無民無地而享天祿則是夏之名非素有也自契至湯其國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師趨鳴條桀奔南巢遂順天人績禹舊服則是商之名非初封也稷初封邰公劉邰邠太王徙岐文王基命為西伯言其所都猶曰鎬牧誓猶曰逖矣西土之人武王克紂誕成厥勳爰集大統以

撫方夏作武成之篇始曰祀于周廟曰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則建周之名蓋克商後建之爾是知此三代之號者皆取光顯之名以著久大之業以建大統以垂無窮者爾夏之言大也莫與爲大也商之言中也用中于民也周之言備也盛德大備也項羽之裂天下而封諸侯也高祖得漢失職西去心懷恨望而良平等亦曰漢美名也人之言曰天漢故高祖既即大位竟以名國迺自魏晉以來創業之主咸因受命之地而爲建國之稱冀以爲常無或更易夫王者以天下爲體國君以國爲體世其位子其民君之善惡也不常而國之體也不可改飾身之美私也美國之名公也愚故曰王者受命改正朝易服器貽謀之大者也觀先代諸儒多執三代之名皆以爲因故封而不易且以爲先君封國之名不可變以疑後世者故論以明之謹論

史記五帝本紀論

周近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太史公綴緝天下故失舊聞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太初成一家之言事迹條貫信該詳而周悉矣然而爲史之法繫在本紀紀者統也言王者大一統正天下正朔所稟法令所由出者也而遷爲紀始諸黃帝愚有感焉易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於是始作八卦以達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三極之道九疇之本書契所紀君德最盛伏羲氏爲歷代帝王之首也孔安國曰伏羲神農黃帝謂之三皇少昊顓頊高辛

唐虞謂之五帝今遷叙三皇而遺犧農紀五帝而黜少昊何哉易始於三畫書本於三墳禮之所萌樂之所起萬類以別生民以存皆自乎伏羲而遷不錄焉何也易曰帝出乎震夫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故太昊法之首以木德王天下今遺犧農而不錄黜少昊而不叙是於五德相承之序可乎哉郊子曰伏羲氏龍師以龍命官神農以火紀黃帝以雲紀少昊以鳥紀顓頊以人紀今遺犧農而不錄黜少昊而弗叙是於五官之紀可乎哉時今日盛德所在各以其帝配蓋所以主祀四時正位五方今遺犧農而不錄黜少昊而弗叙是於五時迎氣之禮可乎哉家語載孔子語宰予以五帝德之說遺少昊弗數而禹在焉又季康子問五帝之名孔子乃以太皞炎帝黃帝少昊顓頊爲對蓋夫子之答因乎所問康子以五德發端故以五運相承者答之宰我本以黃帝爲問不及少昊故略而不書遷既網羅周傳斷爲定典接先聖之絕緒過學者之末流書以該名數未以正時歷世家以顯宗本列傳以著成敗然其大本紀爲之主而一紀之初所失者二考三皇之迹而犧農不錄觀五帝之事而少昊不載愚竊惑之如曰有微旨焉蓋未敢知也謹論

三代本紀論

蓋聞述作大體在乎辨名名之不正條理何出三代之正其可知矣而史遷爲夏商周本紀乃帝夏商而獨王周此何道哉夫帝王者有天下之大號也號者所以表功德之迹也維昔堯舜以至仁格天溥愛無私以德而帝者也商

平水土九功允治湯武革命為民去暴以功而王者也其在書堯典則曰若稽古帝堯舜典則曰若稽古帝舜至于君臣之言則稱帝曰堯帝曰吁帝曰時咨其在夏書則曰若稽古大禹至于與皋陶益稷相贊勅之言則稱禹曰俞禹曰吁禹曰都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則稱王曰嗟六事之人自先代諸儒皆曰禹既繼世以家天下自為德下業始去帝號啓而曰王信矣湯誓則曰夏王率遏衆力仲虺之誥贊湯之德則曰天乃錫王智勇惟王不遜聲色王懋猷德湯誥則曰王歸自克夏伊訓則曰伊尹奉嗣王盤庚則曰王命衆高宗彤日則曰祖已訓諸王其在詩商頌長發之篇則曰武王載櫜有虔秉鉞又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稽諸詩書夏商之王也其可知已而史遷紀三代自禹而下十有六王自湯而下二十九王至于桀紂並錄曰帝書稱商王受遷曰帝辛至周方曰王噫遷既破編年為紀傳緝補舊聞馳騁百家上下數千年條貫明白可謂勤且精矣而於帝王之序國統大體反為差戾違背六經帝桀紂而王文武可謂正名乎哉且本紀者政教之源傳志所出今遷紀五帝而失相承之序叙三王而乖正名之體莫大此者故論以明之謹論

四代受命論

或曰夫源遠者流長基厚者德深而舜禹之受命也以身商周之累功也以世何耶曰舜禹天之所自立商周人之所自成昔舜雖而在下棲于畎畝憂憂齊慄替亦允若大孝之德格聞于天帝試諸難遂命以位禹平水土彝倫即叙

六府三事九功以平厯數在躬乃庸諸位此皆至德大功合于神明故能無一旅之衆無一成之土而獄訟者不從衆而從舜謳謠者不之均而之禹故曰舜禹之受命也以身天之所自立者也自契歷十世而有成湯躬行仁義十一征而有天下周自后稷有功在民積德襲仁及文王而受大命故曰商周之累功也以世人之所自成者也是故以匹夫而有天下德必若舜功必若禹之大繼世以有天下惡必若桀紂而後天絕之故雖商周之興必待此時也然一代異王苟有大德天必佑命夏之少康商之二宗周之宣王咸龍萬修前烈中興王業者是也夫豈二帝三代之事為然雖百世可知已且天道至信人心至順命不干常惟德是授漢祖起於徒步挺劍西指華秦慘酷去項殘暴逼自周襄戰國以來民塗炭者五百年一旦而拯之置之仁壽可謂大德矣重以文景之恭儉武宣之英明故雖中絕而民心依依不去者有以哉有以哉東京喪亂天下尋亡至于唐始復王迹唐祚三百所以結於民者太宗為之也唐末及五代之弊四方裂壤待民益虐垂二百年息肩無地我太祖武皇帝應天順人撥亂反正天麾所指海寰大定肆及先皇天錫靈猷振古能事悉舉畢行不曰受命之真主哉是以宗廟享之子孫保之以集此無疆之休有自來矣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傳曰夫有盛德必百世祀中庸曰大德必受命其是之謂矣謹論

南北正閏論

夫帝王之作也必肅錄受圖改正易說定制以大一統
推所數以叙五運所以應天休命與民更始西晉之亂九
區分隔琅邪播遷於江左寶鼎金行拓跋齊起於雲方卷
居神縣蓋五郊禮祀南北不可並享三統相承正閏宜歸
一致今夫以晉為閏耶未聞革命所傳以魏為正耶實有
亂華之迹天與之兆決誰與之夫晉之渡江也遺中服之
雅俗據吳人之舊土齊梁之後風教蕩然危弱相承禮刑

不立五代四姓浸微以滅上無所授下無所歸雖欲正之
人誰適從且夫商盤庚之遷毫周平王之都洛不出王畿
之內如歸別館之中兆庶實從何失舊物比夫身居藩翰
觀望本朝進不扶危退而正號非同論也至如太伯之奔
勾吳不得謂之始矣昭烈之興巴蜀豈可以為漢哉魏承
先實胡種控弓朝代南平燕趙遂通秦涼出令作法變風
運俗天地有奉生人有庇且居先王之位宅先王之園子
先王之人矣則是夏禹之出東夷文王之祚西羌爰集大
命以撫方夏詩書所載謂之何哉前世大儒斷南北之疑
者所以正魏也或曰二帝三王應天承運必謳謠之先歸
故人神而協箕秦遷周鼎漢受秦降雖仁暴不同亦傳授
有所元氏起於秦合踐食上國謂之受命晉祀實存謂之
中國則劉聰借據乃陶唐之異方符秦所都實宗周之成
鎬若其審定王居之次推考生勝之法夷狄相承夫何足
尚曰劉石符姚世祚短淺欲正其名無名可正魏之霸業
肇自皇始典法明著成于太和內無強百執與縣縣之通
間有中主末若宋齊之季雖末世爾朱之變而建康易三

姓夫店以土承隋隋以火繼周周以木變魏魏以水而紹
金昔漢祖之正號也去姬氏之滅幾六十年間霸秦而繼
周著為火德識者以為得天統魏氏之推曆也去愍懷之
亡亦六十年拾四借而踵晉定為水行議者以為當正位
推首而上至于伏羲氏出震而王天下也帝王之大統明
矣謹論

君子大居正論

宋宣公捨太子與夷立弟務公務公疾使其子馮出居于
鄭召大司馬孔父而屬焉公焉殤公與夷即位十年十一
戰民不堪命華督因民怨而弑之國大亂公子馮立是為
莊公息兵安民國以治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
公為之愆宋之禍穆則為之公羊子之譏宣過哉夫國之
大事莫大於繼統宣公捨其子而立務公蓋念宗廟之重
而悔付託之意也非疎其子而私其弟第才子不才也務
公不原宣公之意而効區區之譚使與夷逞志於國而致
大亂是宋之禍穆實為之宣無譏焉可也或曰春秋之義
貴義而不貴惠仲道而不仲邪故魯隱之譚魯君子以為
不正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此宋宣所以為譏也
曰是不同義夫宋為商後立弟為常昔者微子捨其孫
而立衍君子以為行古之道也周法子死適孫為後微子
立衍自行商道故記者正之則是宣公於惠也深於禮也
順義不可以隱辭此曰舜肖堯堯授之禹肖舜舜授之禹
不得其肖己者故傳諸子而止天下之爭且亂是舜不
能以傳禹堯失所授也禹不能以與子舜非知人也此其

授受不失其宜故二帝一王稱聰明之德宣公以穆公為賢使主社稷而穆反為禍階則如宣之失於所付何曰是不同義夫堯舜舉於外宣穆取於內舉於外也廣故必求肯已者取於內也惟親故足繼世而已耳穆賢于殤捨殤而授穆可也殤不賢於莊捨莊而授殤不可也故愚曰宋之禍穆實為之公羊子之議宣過矣以國之大事莫大於繼統故詳言其大義云謹論

詩變正論

人子刪詩分四始之義列十五國之風而惟二南為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厥旨安在曰昔周道之興始諸惟閭初古公亶父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其後大任媚周姜太公望微音文王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武王十亂百有婦人焉故在國風本諸后妃大人之事而以開雝鵲巢為之首乃周所以成王業之迹也故季子聽歌周南召南曰始基之矣及乎風化洽德教純終以騶虞麟趾信厚之應易曰正家而天下定是其義也後幽厲敗德內惑外亂艷妻嬖處並后上僭於是乎夫婦不經人倫不正而風俗壞矣關雎之亂可勝舉哉曰請問諸國之無正風何也曰周自懿夷失道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國異政家殊俗政之和者其民樂政之乖者其民怨一日之內諸侯之國而美刺之情不一得失之迹殊致故變風作矣若夫王道方盛治致太平易禮樂者有詩筆制度者有誅政出一人遠近一體王澤流而頌聲作則是治定之功歸乎天子列國安得有正風哉然則周邵非列國耶曰當武王克商巡守陳詩觀四方之

風以二公德化最厚錄為風之正始者蓋本諸文王焉曰周公之盛德若幽者何棄而變焉曰公以流言東征念先公先王基業之艱難始於稼穡之勤而成天下志在濟大其功業故七月之詩兼四始之義物諸風而參二雅猶有疑心存焉非天動威以彰聖德成王其終不悟則其詩遂變矣曰風者一國之政惟言天下之事王國之有變雅則正又從變風者何曰雅者正也蓋言王道以正九州周既卑弱不能保先王之舊俗僅如微國尚安能正九州也故有幽厲之雅而平王之風焉變風止乎禮義猶有先王之澤也故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及陳靈公之亂君子知其不可訓也而變風之聲亦絕矣是故以后妃夫人之德為之始而采詩者止於陳之亂誠人倫始終之大要乎謹論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對詔策

對手詔一道

朕承祖宗大業賴文武蓋臣夙夜兢兢期底於治間者西陲禦備天下繹騷趣募冗兵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給累歲于茲公私匱乏加以承平浸久仕進多門人浮政濫負多闕少滋長奔競靡費稟祿又牧守之職以惠綏吾民而罕聞奏最將帥之任以威服四夷而難於稱職豈制度未立不能變通於時邪豈簡擢靡臻不能勸勵于下邪西北多故虜態難常獻奇請空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少預備不虞理當先物朕思濟此急務罔知所從以卿碩望故茲訪逮側身旰食躬行條畫

對

臣今日蒙召對資政殿賜手詔一道速朝廷急務俾之條畫以聞臣以庸昧謬居近列論思獻納乃侍從之職不能孜孜夙夜拾遺補闕聖心焦勞躬垂清問開有備之罪開導淺陋之見敢不悉情極慮粗陳大體上冒銜石少補塵露百子之分不勝至幸伏觀手詔云西陲禦備天下繹騷趣募冗兵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給累歲于茲公私匱乏此足以見陛下社稷之長慮憂民之深意也當康定之末慶曆之初朝廷議刺民兵增添軍籍之時臣亦諫官屢上章疏極言其害至于今日事勢果然臣昨在三司計會天下財用出入之籍及建隆已來國家畜養兵數乞朝廷速加圖議蓋太祖朝取荆

潭收蜀平廣南備河東禦西戎北虜高兵不及十五萬人太宗朝平河東備邊賊禦北虜料兵開馬志在收取燕薊然畜兵不過四十萬人章聖朝備邊賊禦契丹蒐募戰士及契丹請和祥符已後稍稍消汰常語宰臣曰今之兵與古不同古者三時務農一時教戰民即兵矣今皆坐待衣食國家經費至廣不可不艱於選練故住招募斥疲老以減冗食至于寶元幾四十年天下可謂大安矣向因夏戎阻令宰相非其人慮害不深事失幾先遂致大擾始籍民如俄黠黠以補軍籍陞諸州廂軍以充禁旅增虛名以受實弊至于陝西河北東京西增置保捷一百八十五指揮武衛七十四指揮宣毅一百六十四指揮慶曆三年因王倫張海等狂賊數十人更於江湖淮浙福建諸路又添宣毅一百二十四指揮凡內外增置禁軍約四十二萬餘人通三朝舊兵且八九十萬人其鄉軍義勇州郡廂軍諸軍小分半分制負等不在此數軍人日多農民日少頃來七年之間天下大困生民之膏澤竭盡國家之倉庫空虛三邊稅賦支贍不足募客人入中糧草三司於在京給還錢帛加棹則例價率三倍以此度支大計日窘外則剗削諸道之物中則侵用內帑之財厚賞聚斂之人賤立鬻官之令苟徇目前之急莫為經久之慮天下之事可憂者無大於此也凡此冗兵非惟困天下之財用方且成天下之禍階若不早圖後無及矣且景祐已前兵不及四十萬人三司歲計不聞有餘今而八九十萬人則何以得足此隸愚者亦可見矣若更加之以橫費因之以飢饉

國家安危之計臣愚竊甚寒心臣兩曾具此事體敷奏而中書樞密院未聞有所改爲即今便有改爲猶須效在累年之後如救焚溺緩則益不及矣然茲事體實大非君臣同心而上下協濟則事必難成伏望 陛下先且將臣此言詳問兩府若別有長策豐財足食則非臣淺智之所及若量入以爲出必無術以善於後則乞嚴令天下禁止招募軍人令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更出分按所部州郡揀選疲老便與放停歲須三兩次更互巡歷只依常程旋旋揀放無得宣露 朝廷密旨若雖係禁軍其間羸弱憚於教閱願退就廂軍者亦聽從便委樞密院點勘軍籍其人數少者即令團併以省軍負其馬軍無馬者即與召募如願補填步人者稍與補充近上衣糧優處軍分其有馬者即與團併足成指揮令堪教習準備使用仍 詔諸路經略部署司使體知 朝廷深意有專懷自任無體 國之心者亦在 陛下斷自聖心懲一足以警衆矣此其省兵之大略至于嘉謀密議權術幾微則有宥密之司又非臣所得詳知者也 手詔六承平寢久仕進多門人浮政濫貪多闕少汲長奔競糜費廩祿此又以見 陛下深思官濫欲清化源之大旨也臣不敢遽言前代及 祖宗朝事請即以景祐年未有邊事之時較之即可知其浮且濫矣臣曾勾當三班院約計在院使臣景祐中四千餘員今六千五百餘員臣勘會學士院兩省已上官員景祐中四十餘員今六十餘員臣任御史中丞將本臺班簿點算景祐中京朝不及二十員今二千八百員臣判流內銓取

責在銓選人畢竟不知數目大約三員守一關略計萬餘人十年之間所增官員之數如此若更五七年後其將奈何員數既多賢愚同滯才不才又難分別勸罰不立士鮮全行此則天下之所以日不理也今略數入仕之門禮部貢院所放進士明經外近例率以舉數編排別試名恩澤人每榜不下三數百人文臣兩制兩省少卿監以上每歲奏蔭子弟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正郎及帶職員外郎遇郊恩例得奏蔭子弟武臣自諸司副使軍職大校以上至于宮掖嬪御內臣近職每歲或遇 郊恩奏蔭皆有常例又文武官因職任或致仕遺奏及諸色 特恩錄用者又諸班殿侍三司軍大將內外胥吏牙校出職如此計會每歲入官之路微倖攀援日生新例不可勝數度費廩祿擾吏民經營闕次因緣請託各爲身計衣食之所迫逼奔競滋長勢使之然澄源培本在 陛下命令而已乞令中書樞密院各具逐年諸色入仕名目及人數取其微倖弊濫尤甚者逐色別立條約稍加裁損其屬三司殿前司驛牧司等處酬獎條貫亦乞各委明敏練事近上官員重行詳定臣聞 先朝以前雖將相大臣之家子孫猶多白衣未仕者今自少卿監以上輒每歲任一人不亦過乎如此之類可謂微倖弊濫尤甚者稍加裁損未爲傷事也若只因循今日之例人浮政濫轉恐甚矣 手詔云牧守之職以惠綏吾民而罕聞奏最將帥之任以威服四夷而難於稱職豈制度未立不能變通於時耶豈簡擢靡臻不能勸勵於下耶此又以見 陛下愛恤蒸民不忘邊患之意也

臣請只以 祖宗時事言之 祖宗之時文武官不立磨勘年歲不爲升遷資序有才用名實之人或從下位便見超擢無才用名實之人有守一官至十餘年不改轉者其任監當或知縣通判知州有至數任不得遷者故當時人皆自勉非有勞效知不得進故在所職次率多脩舉以其用人無定格惟才是用自祥符之後天下治平 朝廷之議益循寬大故今自監當入知縣知縣入通判通判入知州皆以兩任爲限又令守官及三年者與考課改轉後又不限在外在京在任不在任但累及三年即例得磨勘先朝行之人始知恩未見有弊及今歲年深久習以爲常皆謂如此遷陞本分合得無賢不肖莫知所勸故牧守之職罕聞奏最此實制度不能變通於時者也 陛下如欲變而通之合稍釐革此制其應磨勘叙遷者必有勞績可褒或 朝廷特勅擇官保任者即與轉遷如無勞績又不因保任例更增展年考庶乎人稍知勸勉於自效其保任之法不當一例應須選擇清望有才識之人即命舉之如此則是委執政之臣舉清望官委清望官舉親民官也有關負隨負數令舉又足以見 聖恩急才愛民之意此亦小變今弊矣至于將帥之任尤在駕馭得術仍宜久於其職李漢超自 太祖時任濟州防禦使兼開南兵馬都監至 太宗朝擢授應州觀察使仍守開南通十七年胡虜畏服不敢窺邊止得一改官而已 太宗任郭進西山巡檢二十年賀惟忠守易州十餘年李謙溥守隰州十年姚丙域守慶州十餘年董遵誨守通遠軍十四年侯贊守靈

州十餘年 真宗任楊延昭守高陽關亦九年假之事任關略其細故不爲間言輕有移易責其成效而已又不與高官常令其志有所未滿不怠於爲用也今則不然武百指邊郡謂之邊任假之爲發身之地歷邊任者曾無寸勞薄效不數年徑至橫行刺史防園廉察能飾厨傳熟於人事者即以爲才而又移換改易地形山川未及知軍負士伍未及識吏民土俗未及諳已復去矣將何以服四夷而得稱職是由揀擢未得於理故下不知所以勸勵者矣願陛下鑒 祖宗之故事重爵賞以待功勞責久任以勸能效亦取將帥之一節也 手詔云西北多故虜難常虞祈諸宰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少預備不虞理當先勸此可以見 陛下安不忘危思患預防之遠慮也 國家自祖宗以來不急於四夷之功以愛民安人爲上務而已昔太祖但以豐財練兵保邊爲事嘗積帛府謂左右曰此虜若敢似昔時犯邊我以二十疋絹購一胡人首料其精兵不過十萬我用絹二百萬疋此虜盡矣壯哉 聖人之謀兵法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也臣前所陳國家畜養冗兵竭天下之力而且成禍胎矣今每歲天下賦稅之外只東南和買紬絹自是三百萬疋而衣賜諸用度猶不能給則公私安得不匱乏哉此乃不待戎狄之患而我固已先困矣備預不虞理豈如此臣願 陛下試詳臣前言減兵節用擇吏選將重賞罰以明勸寵以春夏之月稍移邊兵就食內州稍減邊騎就牧內地邊費省則國計足 民力寬然後外謹信誓內守備悠久實效無

先於此奇譎空言又何足聽此亦先物之理也伏惟
陛下至仁盛德高明博博大勞謙實畏以求理要斯帝堯之
詢于衆大禹之不自矜先格王之懿蹟陛下裕然而有
之臣愧於煩疎不達治道據 詔問所及謹以近事上對
其 詔旨所不及者亦不敢僭易有陳也干冒 天聰臣
不任墮越待罪之至

慶曆七年二月十六日 仁宗皇帝御資政殿
兩府兩制兩省官面賜 手詔令就座對
臣陳執中樞密使夏竦等請名就本司對上對
上許之是夕某宿直禁林夜漏五鼓封進此對

再對 御札一道

御札所有 手詔該說不盡如御更有所見仰子細陳述
具實封聞奏

對

臣奉十七日 御札所有 手詔該說不盡如御更有所
見令子細陳述其實封聞奏者 天旨訪逮承命惶慄寧
識淺陋愧不能副 聖明求理勤切之心臣竊惟士大夫
之遭時事 主雖有長才遠慮欲一自致而莫之得也今
臣何者而過 陛下深懷抑畏虛心聽採不有天下之樂
而以天下為憂臣敢隱情悼害有所不盡者歟伏詳 前
詔所問冗兵措置之宜 國計盈虛之本仕進多門之濫
牧守乏人之由將帥簡擢之體西北預備之術此皆 當
今切時要務 聖意慮之固已深矣今被 旨俾得更陳
所見敢推愚心嘗所念慮之事擇取其尤急者以獻焉今
茲 聖心因昨保州恩州之變得無常以河北為意者乎
臣嘗歎 國家竭天下之力以養冗兵而且成禍階然河

北比天下又為甚何也河北自唐天寶安史叛亂之後繼
以五代後唐後周皆因魏以為業故河北兵素以驕悍自
處又北接戎虜 朝廷亦嘗姑息之承平雖久而驕氣不
除在於事體亦難處置欲選擇軍校以嚴整之耶則河北
軍員盡是本營選補不比在京及諸道可以轉負移易也
欲揀選上京別補軍分耶則河北軍盡是本營子弟姻婭
蔓連根固樂上重遷不比在京及諸道可以選募轉徙也
欲陞遷軍分以利動之耶則河北軍衣糧素厚難以更行
增給以此處置為難臣曾勘會河北廂禁軍僅三十萬人
禁軍五之四然常體間其中疲老不任征役者甚多若
朝廷密諭安撫部署司及轉運提刑官員此後一切且住
招填今依常例放行揀放頗作番次揀選少作人數放停
使由之而不知無得漏露 朝旨歲年之後稍稍團併
所關指揮發自京禁兵就逐州駐劄夫自古已來置兵之
法漢則南北軍七校唐則兩軍十二衛必須離析其勢使
相持制然後平也河北兵自唐已來驕悍跋扈但以土兵
相黨爾今若漸清土兵稍實禁旅則主客之形可以相制
若統之以能將撫之以能吏折其孽牙去其害群者庶乎
置器於安也今茲 聖心因昨衛士震警嘗省得無以親
衛為意者乎臣按周官虎賁氏掌守王官皆士也趙老師
觸龍託其子於太后願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官蓋王官之
衛兼用卿大夫之子弟也秦漢官儀郎中令掌官殿掖門
戶三署郎皆執戟侍衛期門比郎無負多至千人後更名
虎賁郎羽林次期門取六郡良家子弟充之又取從軍死

事者之子孫養羽林教五兵號曰羽林孤兒歷代以來宿衛之士不惟選材武必取馴毅莊愿之人以其近尊者不可不馴也國初循周朝軍制置諸班直備爪牙士屬殿前司又置親從官屬皇城司掌啓閉墻除之役守衛扈從之嚴廿宿衛之法教外則相間設廬更爲防制殿內則專用親從最爲親兵也然募置之法則異於古皆情游無根蒂莫容其身而後應募者矣前此變故卒生意外目恐當有以懲創之目職在詞禁軍旅之事未之預聞輒約古制粗陳其要惟陛下擇焉若於諸班直中選其年勞久次者至於東西下班殿侍有門閤家業者及諸軍中死事者之孤稍有材力勝兵者嚴立保委之法選取千人以充殿內之衛仍領屬皇城司令拒密院殿前司立定選補格式歲月交代之法歲滿則優遣之願留者令皇城司保任委是莊憲謹良則聽留蓋取之以年勞久次則人以為出身之地取之以門閤家業則有家族之顧取之以死者之孤則忠義之（知勸立年更代則人知勞逸得均選補有式則人知自重若其功過之准教習之法居處之制頒給之例即請自朝廷裁議今茲聖心思冗兵之爲患憫國用之不給得無念其所以致然者乎目聞太祖皇帝訓齊諸軍法制甚嚴軍人不得衣皂但許衣褐其制不得過膝豈有紅紫之服茲並不得入營門豈知魚肉之味每請月餼時營在城西者即於城東支營在城東者即於城西給不許雇車乘須令自負以勞役之嘗問左右後唐莊宗何以致亂或對曰莊宗不能御下嘗出獵軍士至攬馬首自言兒郎

寂寞望接借大和州驛嘆曰莊宗得天下大艱難所爲乃如此我於三軍亦不惜財敢犯我惟有劒耳故是時令行禁止軍士亦以足用今則異矣目嘗入朝見諸軍帥從卒一例新紫羅衫紅羅抱肚白綾袴絲鞋戴青紗帽長帶紳鮮華爛然其服裝少敝固已耻于衆也一青紗帽市估千錢至于袴蓋一卒之服不啻萬錢今之上四軍請給比諸軍爲至厚然月受千錢正可買得一帽爾更所爲染服裝須要鮮紫則於諸事略稱此也計其所受稟給不足一身之費若有妻子爭得不飢凍妻子既不免飢凍小人之情豈能不歸怨于上此軍情所以易動也至于常程特支例只對料錢勘請朝廷一次特支在京約用錢三十萬貫及入軍人之手何足爲用是朝廷不勝其困軍中殊未有濟所以致此者由乎習爲侈汰之弊也願陛下因清閒之餘試召軍帥如此問之便可密令條陳以訂術可以革今日之奢靡以何道可以復昔時之朴素如帥目能自節約以身率下則軍人庶乎可以存濟矣今茲聖心以近日諸道州郡軍民飢饉妖事往往起大獄得無欲以深刑峻法懲止之者乎目竊惟陛下御極于今且三十年其甚盛德之事所以感格天地結洽人心之深者以其至仁慈厚好生惡殺急深故之罪寬縱出之罰哀矜庶獄惟刑之恤也近因貝賊挾妖爲亂朝廷又追勅譚之獄張存等例蒙重罰州郡承風覺發妖事所在成大獄至於誦經供佛符呪禁術盡遭捕繫蔓延平民豈無義人乘便鑿造疑似以干賞利或挾讎怨更相攀引榜掠之

下何求不獲今目見判審刑院本院奏案七十餘道內二十餘道係是妖事雖近降 朝旨嚴加止絕但恐今後官吏新獄指李譚為鑒戒無復更用平恕之心文致鍛鍊慮成後悔目聞當猶風也人情猶草也草上之風必偃人情隨貴而遷矣目惜 陛下三十年之甚盛德功虧於一簣寶元之後 國家多故邊郵繹騷人事紛紜災異屢見中外屬任之官鮮著事効推諸人事勢可憂已 聖心焦勞寅畏祇厲日^{今上一日}迄此又寧獨賴 陛下至仁慈厚之德所以感格天地結洽人心之深者也奈何輕用刑獄以危天下招致冷氣以連民然者乎此月十六日立夏可以挺直囚出輕繫額 陛下先期臨軒疏決在京罪人因遣使四出應州郡見禁妖事^{依近降} 聖旨除情涉不順者具案聽裁外餘並釋免仍切 勅逐路提點刑獄司覺察部下刑禁枉濫及有枝蔓良民務在清平不失有罪而已仍告諭官吏無得以張存之故因用深文從事上全聖德下安人情斯 社稷之長慮也九目所陳實時要務然皆事之一節爾至於天下大勢臣請為 陛下言之巨觀古今治亂之變不在其他只在上下之勢離合而已上下之勢合事無大不成上下之勢離事無小不敗比年以來 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布之言路違道干譽利口為賢天下承風靡然一變又外人議論展轉緣飾沽激傲恣惟恐不及敗壞雅俗遂成險薄內則言事官外則按察官多發人閨門曖昧年歲深遠累經赦宥之事而又諸色小人下至吏胥僮奴觀時得逞敢犯於上^{太上}造辭說

朝廷便行濟以愛憎何所不至故自將相而下至于卿大夫士惴惴危恐莫有泰然而自安者一動一為輒曰恐致人言也料此以至 陛下宮省左右前後下逮閭巷庶人亦莫不然更相姑息專避嫌疑苟且因循求免諉咎何暇展布心體為 國立事者哉目竊詳 聖意豈欲人情風俗之如此歟但以其所由來者漸矣自上及下無不知此者但莫肯為 陛下深切開陳之也理道之廢無大於此上下之勢離阻若是則誰與 陛下同心一德而深謀遠慮者哉既無同心一德之人深謀遠慮之事則天下之務何以致治願 陛下深為留神務在通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合在審於聽受而已目自參侍從陟降十年對 法座聞 德音多矣觀 陛下之寬仁矜憫如天之無不容也英欽明智如日之無不照也彼浮淺狙詐之人亦何有遁形於天日之下者然目聞聖人作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欺罔險譎是為真姦偶虧檢防是為小疵若 陛下察其真姦必正 國典寬其小疵以全人用則有巨億萬自當一心隨才大小孰不傾盡此所謂合上下之勢誠 君人之大體為 國之大方也願 陛下於此特加省納焉目識慮迂疎不達理要本末東摧盡出 聖恩浮沉著位愧無補報矧被咨訪敢不盡愚上黷 宸聰不任戰汗惶悚之至謹對

十七日早未趨朝內降
此問當日晚具對封進

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對制策一道^{景祐五年八月}
皇帝若曰 朕蒙積累之休蒞幅員之廣寅畏天命以康

元元思欲恢 祖宗之遠圖追皇王之極躋躋俗於仁壽之域陶民於禮義之化兢兢業業不敢怠違焦心勞志十有七年于茲矣而明不燭遠智不通幽奉承謨訓惟恐失墜故深 詔有司詳延天下特起之士冀聞忠諫實至之言以輔 朕之不逮子大夫卓出群萃聚然造庭必有宏謀以塞虛佇 國家誕膺寶命奄旬中區 三聖繼明萬邦作乂除殘而革暴蠲苛而薄賦緣政脩禮文縛受人甚於赤子察賢同夫白駒奇傑魁壘之士列位于朝循良慈惠之長分政于外求治若此可謂勤且至矣然而格之前載猶或異論法制寢講而未協厥中經費寔繁而未得其節樂未諧於韶濩刑未措於成康官師或昧於廉平風俗頗虧於素樸夷貊雖率化而時有陵犯邊鄙者歲時雖嘉靖而時有儻戒變異者將 朕之不德使之然邪抑物之有數適當爾邪子大夫其精心極慮無有所隱古之制度可用於今今之章程有鑒於古並宜條列勿事猥并立樂之方何以格神祇而來瑞物祥刑之要何以空罔圖而致和氣至於遼東多士懋建庶官咸有前規可為來軌唐氏考功之格善取悉陳漢家刺部之儀科條具舉士民之類愚衆賢寡奢儉相尚習以成風不嚴而化其術安在泰爾微冠何以革其非心漠然大鈞何以致其順序且道者萬世無敝而前經有忠文相救之說法者百王不易而舊典著輕重異用之宜載記為國有九經所宜銓次周官辨地以五物咸為敷陳式副諮詢且觀彈洽固將施之於行事匪獨取之於虛文悉意以陳無撓執事

對

臣聞昔漢氏始舉賢良文學士而策以當時之大政九治亂之故施捨之宜使以經對所得善者輒施之於政故文景之朝制度興作比隆三代得人之盛由此其選也今陛下上承先志選稽治古抵惕乎安之難戒乎事之備 數詔方聞之士延政 大廷臨問以保邦制理之道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茲誠抱器而有心於生民者發舒其憤願之會目不佞學不足以通天人之變議不足以達古今之務而竊有志焉乃今承之覲然塞舉大問所及豈目愚所能通者雖然敢不以承學所聞謹昧死上愚對目伏讀 聖策見 陛下寅畏天命以康兆民為心奉承謨訓以恢遠圖為志期躋俗於仁壽思陶民於誼禮而退託於不逮以求忠謹之言斯以見 陛下虛懷於聽受之勤也伏以 聖策有除殘去暴之言及蠲苛薄賦之念列愛人察賢之道叙列位分政之良斯又見 陛下勤恤小民之休以深察其微隱勵精瘁政之紀以博用乎賢才此帝堯之協和萬邦周文之思皇多士而猶懷然與歎述懷治古請為 陛下廣其義焉昔聖王之所以能見天下於戶牖之間運萬化於股掌之上者非為一人之明且智可徧見而盡察也使聰明者竭其視聽知力者盡其謀能則事無所遺政無不舉矣欲事無所遺在乎廣言路欲政無不舉在乎正有司日聞書稱舜之德曰詢于衆伊尹曰匹夫匹婦弗獲自盡人主罔與成厥功古之興王咨嗟戒懼莫不箴劘其群下俾備察其政故在與有旅賁之